

太倉州志卷末

續修

舊序

明陳伸太倉事蹟自序

夫地理沿革之不同城郭變遷之或異千年百禩奚無盛衰詳觀太倉本田疇之村落瀕大海枕長江阻三泖恃五湖元初藉朱司農營卜第宅邱墟遂成闐闐港汊悉爲江河漕運萬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樓大宅琳宮梵宇列若鱗次實爲東南之富域矣向因海賊之虔劉鹽僮之割據第宅煨燼喬木赭伐爲邱爲墟於是江河日益以涸士民日益以窘深可歎哉皇朝龍興四十年來士民屢沾天澤未遑復舊予因故老之相傳及遺文之可考取私撰太倉事蹟序朱清傳恐後之君子泯而無聞書寫成帙嗚呼僭踰之罪莫逃繼述之情可恕或有好事英彥爲我同志煩工鉅梓以爲他日郡志之採拾誠爲萬幸

又

太倉古婁縣之屬村惠安鄉三國吳孫權和好於遼公孫淵始置倉於武陵橋北因以名焉歷晉唐宋田疇半闢居民尙不滿百元初朱清自崇明至太倉開海運通直沽舟師貨殖通諸蠻夷遂成萬家之邑元貞元年陞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一

爲崑山州延祐元年建州治於陳門橋西南時達魯花赤那來蒞州事廉敏公勤故富豪士民爭趨事焉是以官第甲於東南稅家漕戶番商賈客雲集闐闐糧艘商舶高檣大桅集如林木琳宮梵宇朱門大宅不可勝記四方謂之天下第一馬頭至正十二年三月海賊方國珍率浙東海島貧民千餘操舟突入劉家港刦掠時民不知兵罹於烽火者十萬餘戶惟周涇南漕戶杭和鄉募義勇格戰一十三日有僧謬懺首奮勇力鬪死千餘人竟遭賊害元遂立水軍萬戶府除參政董搏霄爲副萬戶立定海靖海甯海三千戶所舉富豪民爲千百戶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二

於是軍聲稍振十四年春海賊復至大挫賊舟梟其眾於半涇十六年春鹽僮張士誠據吳市民丁仲得係方氏家臣奪府州印降於張氏命仲得爲僞州尹海賊方氏已奉正朔著爲海道防禦萬戶統温台明三州舟師克復太倉時民心未附於張氏僞將軍呂珍守裔子橋築營浚濠緣漕民倪蓬頭結黨方氏大破張氏軍戮士卒五千人惟呂珍因勇獲生被數鎗時太倉千門萬戶俱成瓦礫邱墟矣方氏退兵僞將高智廣浦萬戶劉千戶始築城以禦之招流民以復業市之方隅亦不下二萬餘戶至正己酉歲張士誠遣元中丞蠻子海牙求歸

附於江浙行省丞相達識鐵木兒以便宜行事除士誠
太尉諸將歸正次第以授名爵方氏復集三州之舟師
大舉來寇賴將軍呂珍率雄兵百人開門大戰殺賊萬
人半涇大潮屍塞不流於是不敢復窺太倉矣至正丁
未皇明隆興丞相魏國公徐達總大軍困張士誠於蘇
州勢若泰山之壓烏卵張氏守太倉將士登海船悉遁
市隅者民齎官印從降於丞相麾下丁未夏嘉定僞官
張讓烏合人民以應張氏藉刀牌千戶劉百潮遣三百
餘人越張涇一戰大破斬首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
洪武元年設太倉衛二年指揮朱文率眾殺倭賊於沿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海軍威大振洪武十二年復設鎮海衛中分太倉衛軍
士以守吳東之連城昔張氏畏海賊之強仍移州於崑
山復塞致河塘之尾障海潮之汹涌開九曲河僅通太
倉東門於是半涇陳涇古塘等港五十餘年塞漲以爲
平陸是以田疇無潮水之利士民無販海之資此亦氣
候不齊之論矧今永樂承平之歲薄海內外靡敢不服
九夷百番進貢方物道途相屬方舟大船次第來泊太
倉復舊之宏規老夫眊矣尙可企足而待也姑書以記
之

明陸容太倉志稿引

洪武間兗州太守盧公武爲蘇州志其時太倉初設軍衛衛治之外無可志也宣德閒崑山教諭季仲和爲崑山志太倉事詳附焉正統以後太倉始立學校開科目仕進者輩出文物漸盛於昔矣景泰閒慈利教諭蔣奎章備志之成化辛卯予以南京吏部主事丁外艱歸太倉讀禮之餘漫取郡志中事有關太倉者稍加潤色別爲一編前朝遺事則采楊東溪崑山州志陳怡雲太倉事蹟摘其要者足之近時新事閒亦附以己意續焉名曰太倉志蓋將藏之巾笥以爲宦游思念鄉土之慰居無何爲好事者取去遂致散去者餘十年矣歲乙巳丁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四

內艱家居點檢家藏遺書始得其初稿於故紙中然脫落幾半未暇求補乃復葺其存者成帙如左以俟同志君子擇焉弘治改元二月之朔書於衛河舟中
明桑悅太倉州志自序

古者史以紀事自天子達於庶人二十五家爲閭生子則閭史書之閭亦有史况一國乎秦易封建爲郡縣史亦隨廢後世郡縣有志亦史之流裔也太倉在元爲漕海要津市聲霍霍季世嘗一遷崑山州治於茲迫於水寇州復故址我朝立太倉衛分衛鎮海控制三溟歲久介冑奮張黔黎莫不當道遂奏聞割崑山常熟嘉定之

地建立大州以爲襟轄眾議艱於創業兼才倍能始克有濟湖廣棗陽李侯名端字表正由名進士起家令大邑擢柱史清德重望霄漢騰聲直道忤人至於三黜至是舉守是州侯涖任以三邑民心甘辛異味一治調和政若鋤犁強者突封弱者沁糴剷高益卑俱爲平土又制立大防足以垂示方來庶務草創上遵前監察御史蘇州守新蔡曹公鳴岐成規下集同寅所長克殫心力翦剩補畸三易寒暑州治告成與坐享成功者勞佚百倍未幾卽以州志未修爲缺典禮請予至州專任其事志之初修猶州新立文獻無考搜羅採訪凡數閱月始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五

克成編分爲十有一卷總若干萬言或嘲云一州之志紀實而已斯志每題有論有斷有若效司馬遷班孟堅范蔚宗之所爲者窮日力於此亦勞矣哉予解之日吾夫子作春秋實筆削魯一國之史左氏所紀乃天下之史千古而下曾謂春秋小於左傳者乎本州封疆不小於魯所屬崇明亦可方顓臾與鄆子父母茲州誦法孔子其可小視其志耶卷之爲一州之志放之爲天下之史其揆一也先儒有曰僮僕知恩可以從政矣侯任憲職時式廓甚宏縮治茲州名實加於上下不日將有監司廊廟之擢又可以一州之治擴爲天下之治有如此

志可爲全史或者唯唯而退侯曰梓刻將完請以是言
冠之於首子應曰諾

明都穆太倉州志序

祝允明

慎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秋
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肇州封山濬川
禹敷土作貢貞田賦盤庚治亳周人宅洛政之大倫也
右史紀其績仲尼述以縣訓又筆削魯紀城社山川宮
廟門觀臺榭廡圍軍戎銳甲之閒粲然矣而特加志於
人材務褒善斥惡二典者立功與言之法程也今之從
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模善矣其或未盡者譌其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六

政詡其言言卑若貨券高若鳳鷲不知慎也故君子難
之劉侯之爲政與言也覽斯策志可睹矣侯越人也諱
世龍字允卿以進士來三年政成而爲史都君名穆字
玄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陸大參容作太倉
志陳丞伸作事蹟其他散在崑山常熟嘉定三邑書李
君端初守州卽屬桑倅悅爲志今書蓋總諸策而登黜
之王生梁實贊焉其旨主簡核故寡失而可觀書成都
且病革不及自敘故稍爲詳之雖然書春秋天子事也
劉侯事功以位限不盡見見者其志嗣此有爲執之以
往易之翼升曰南征吉志行也其漸曰進得位往有功

也然則九官十亂茲其階也與

明龔持憲太倉考序

張 櫨

州志意亦古矣周禮小史掌侯國之志於時列國皆有
史書秦罷封建置郡縣漢因之此禮遂廢迨及近世有
負史才而不在國史院者常竊自彙集一方之事以謂
之郡邑志故今之郡邑志其卽古列國史之意乎我太
倉州幅幘三百里控弦亦以萬計視於古邾莒曹滕之
國宜若過之其自分野疆域之常以至於民風物產之
古今異宜者猶不可無志也建治初先民通判柳州桑
民懌氏據古實訪逸聞分門立類總志十有一卷其用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七

心亦勤矣而或者病其質不勝文詳畧過當此吾友龔
行素之太倉考所由作也其書雖以桑志爲主而更定
刪削之功實多嘗聞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明實錄也然史之缺文在孔子時已亡矣嗣是有作奚
啻什伯卒之以實錄名家者自遷史外無聞焉何者中
庸之智不有所私則有所利不有所利則有所畏若陳
壽於二丁乞米立傳魏收於宗祖姻戚多被書錄而緣
以美言雖大方如昌黎韓子尤以議者不息故竄定無
完篇後世史書所以多失實者大率以此行素之爲此
考也其自敘曰人禍所不遑恤天刑庶其免夫其門人

孫希范復志其於桑志中削去其冗濫失實而不足記者若干事又於其所收之中削去其冗濫失實者若干事予淺昧蕪陋其然與否不可得而知也試卽厥祖考行實質諸鄉人傳聞之言亦例所宜書者也而不之書惡乎私舉一反二予固知此書之足徵矣因爲附其事於卓行傳而併書其概如此於簡末云

明龔持憲太倉考自序

越建州之三年州大夫李侯端請先民桑悅氏修州志吁州之志難修也是地古爲斥堠之區人文罕著甫盛于元乃兩遭大盜屠焚之瘡併所著而亡之矣志何從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八

徵也永樂中陳仲氏頗集傳聞及所睹記名太倉事蹟而簡短錯雜殊無足倚後有陸大參志爲優亦畫郊關之內耳今茲編戶三百里桑能概舉以成書厥功懋矣然讀者往往不滿謂其負才疏闊致或可議而令予重修之師友交贊予未敢也迺者偶值考索弗得有感焉因爲參訪圖增葺之而動此牽彼筆意俱別乃自成十三卷謂之太倉考吁昔人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志亦史類也而敢苟乎哉且桑子博學先達也非予晚進好儼其後故欲立異也念一郡典籍所關大矣生長于斯敢不宣一力于其閒偏執獨斷才力不及人禍

所不遑恤天刑庶其免夫

明張寅太倉州志序

王積

嘉靖丁未太倉州新志成明年戊申春二月同知州事
浦陽周侯哀輯爲帙虛其首簡屬序于予予得而讀之
凡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肇自往昔迄於今茲域於方隅
而可信諸永久者不啻備矣乃作而言曰甚盛幸哉吾
州文獻之有徵也古者紀事之官莫詳于周蓋自王朝
以達里閭莫不有史君之言動民之臧否法得備書是
故上有道揆下知法守治功之盛鮮不由茲自秦罷侯
置守而史官盡廢漢唐以降雖王朝太史牽于避忌有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九

所紀載率多失實而况郡邑乎郡邑之史旣廢而又無
志以昭文獻則凡可以彰往而察來信今而傳後者埽
地盡矣今自皇朝以達郡邑莫不假志以寓史志存而
史之末緒猶有稽焉君子所以慎之也夫崇文則掩實
貴簡則昧詳偏好則侈譽偏惡則誣毀有一於斯志甯
無作而况考或弗精知或弗審僞或亂眞疑或聞信則
斯志也乃所以深病夫文獻者也而君子奚取焉太倉
有州肇自弘治丁巳迄今纔五十年守更十九貳倅五
十七椽幕十一而志且三易矣初志出於桑柳州再志
出於都太僕皆名流鉅筆非無足徵以今考之數者之

敝其有與無將不可知抑其歲月彌久事緒日增失今不載後將無考此新志之所以作也夫風則有自微必達顯遠者近之推也大者小之積也國家惟不作史作則必徵諸部院諸司部院諸司必徵諸監司列郡監司列郡必徵諸方州下邑故州邑之志國史之楨幹也其可忽與茲新志所述爲卷者十爲類二十有四益以圖考存其舊序體則備矣昭遠闡幽闕疑傳信核而有文詳而不贅法則嚴矣且於辨川原釐賦役謹兵防表風節數事尤惓惓三致意焉宛然史氏家法也夫假志以寓史謹諸一方達之天下政若有經家若有乘後有述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十

者于茲考焉因文以稽實探賾而鈎深可以昭勸戒可以示軌則豈惟海隅文獻永永有徵他日觀風問俗之使執而憑之固正史實錄之所待而有者也夫豈無因強作得已而不得已者哉是舉也貳守君自刑部尙書郎左駕入婁得請于兵備憲使新喻敖公開局延賓引繩發墨已有定緒矣而州守姚江周侯修覲典畢復任周旋其閒懇惻篤至未幾以憂去貳守君竟圖厥終任筆削之責者春坊司直張君參考分述則州庠文學陸氏伯仲也司直君以太史矩矱施諸里志敬慎周詳罔或出入陸氏文學則皆世迪文軌積久未試其所稱述

咸彬彬可憑君子於此蓋可以觀眾美矣守曰士佐貳守曰鳳岐司直曰寅文學曰之箕之裘惟時州倅閣君儀金君江州幕王君德符樂志之成咸知翊贊是宜備書以詔來許

又

王 忬

太倉屬吳郡濱海故無專置元當漕孔道國初因而設衛孝宗朝采撫臣議建州割崑山常熟嘉定三之一前後代守阜養風勵遂以雄庶稱薦紳先生彬彬視他郡過之先纂州志者七多好爲簡質未稱嘉靖中餘姚周公士佐由進士來爲守踰年浦城周公鳳岐由秋官郎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士

來貳守事奏政饒暇則相與按部考蹟而問志焉曰嗟乎予司土之責哉夫使志不稱州峻城廣疆罔以表鉅麗官師俊乂罔以紀往而察來夫責在予予則何敢讓焉於是禮聘宮直張先生寅暨文學陸子之箕之裘輩朝夕從事若干月而志成惠之剗剗授簡監察御史王忬使序之忬州人也於志無能爲役雖然竊有識焉昔者孔子經春秋左氏傳證夫斯時短髮文肌之俗猶未比中土也而罔或遺之蓋紀太虞季札之行秩如也況於今被禮樂漬化教州甲郡郡甲天下可弗備志哉夫國眎州固少聞其提封隍洫不改辟也守眎侯固少聞

其天子設以嘉惠黔首均也二守能體茲意爲吾州延
者碩勒此偉典永永無失語云前者創後者則夫自今
遞之吏茲州者曰核哉吾得所稽勉而爲良以無負志
繼進稱士者曰嚴哉吾得所循勉而爲良企鄉先生之
社以無愧志其惟二守之盛心亦惟張先生輩之功志
十卷首建置沿革卒以遺文凡二十五則文百餘萬言
或疑過詳夫詳志體也司國史者有春秋之筆將取節
斯志焉

又

周鳳岐

太倉州志旣成同事諸君子謂余當有序序曰今茲學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士得以究原上古凡若理文政俗蹟事異祥自天漢以
往馳騁數千百載博極考信豈不賴遷史之存哉古質
省幽守節之言爲當至於直核錄實孟堅稱之掌故取
裁焉今四方郡州縣志蓋擬史之流也修詞之彥高視
振藻步驟漢秦詎不度越卽令少晦事實則義非經違
乃若要約簡眇覽之躍如然媿惡疑似靡穢折衷炯戒
戾矣太倉服在海隅粵昔海運隆興文物鬯洽美哉名
勝區也國朝永樂間屢以天兵震疊東南諸蕃更通西
洋則此州實咽喉之地且屬要害聯衛建州特遣憲臣
提兵臨之制至備也交轍投宦守佐類賢所產豪雋後

先焜燿德業文章蔚然名世文獻豈遠耶年載日邈簡
記缺遺閒有志之懷見弗同詳畧左異未可謂之成書
已余毅欲整輯之會曉川張太史素抱是心爰加敦請
復擇同志陸生之箕之裘卜日事事搜跡彙凡重以委
余裁定隲括公實任焉初議崑常嘉定志可互見取事
當選廣體要法他志之優者詞尙典雅評隲人物矢至
公稿成或不易或數易唯於其當偕州守鳳南周君各
悉所睹記錯綜質訂時兵憲蒙泉敖公尤勤是正獲受
成云志修始自丁未春正月及期而成觀志中建置戶
產職官選舉人物諸卷書有常法可無論論其關於理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道之大者太倉習風類耿拔自樹財賦攸出政重農官
河道聯緯豈啻七浦沿海一帶潮塼葦長匪盡斥鹵疏
堤之不可緩也常嘉壤錯崇明沙懸故倭戍江防宜有
遠猷明甚載考古蹟例今繁省非侔然日登龐朴矣余
學謝通博時見微議能于茲有所發明耶讀是刻庶幾
直核且實史氏之遺嗣是君子睹文繹義按籍稽古作
之述焉勒就精詳文獻不遠甯不少賴此志之存哉

明張寅太倉州志自序

序太倉新志有若虛齋王大參思質王侍御暨我州貳
守仰峰先生言之美斯溢矣則寅豈敢然有不能已於

言者迺復之曰嗚呼志豈易爲哉亦豈偶然哉寅自丁亥歲謝政歸前守見湖萬公委以志事交儀闕局未閱月見湖改任去遂已嗣是弗克舉者又數歲仰峰先生以刑部尙書郎出貳我州政多暇豫式於文獻是究是圖州志刻行有如桑柳州都太僕所爲者然桑務才華不假遺事都值危病或託他人寥寥簡編括其梗概觀者少之惟龔氏太倉考爲近而未梓故前所不載後所未修者奚啻數倍仰峰先生因屬寅重緝之周守鳳南先生入覲歸謀益協兼得陸氏伯仲文學之士乃彙集崑嘉常三縣宣德成化閒志本及搜閱典籍摹搨諸解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古

宇金石之文訪之故老參之羣議期月而書成爲十卷目二十有七附二十有五簡帙重大釐爲四冊冊凡百餘幅視昔加十之七猶懼未悉也夫周禮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以周知廣輪之度而民物政治得有所稽故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固也然郡之所志國史不得而什一焉州縣所志郡志不得而什一焉國史舉其要郡次之州縣該其博不然則脫漏淪沒以胥於漸滅也可勝歎哉太倉當天天下海道之衝如運餉以足國通番以威遠而朝廷東南憂顧迄無甯歲豈他郡邑比耶此寅等仰承作者之意必使事無遺跡物無遺軌人無

遺善官無遺政耳無遺聞目無遺見光前信後以俟司
國史者采擇於茲焉是故紀載之詳戒略也分類之嚴
戒紊也去取之公戒偏也貴勢不怵親暱不比疎遠不
忘議論不惑愛憎不任戒私且小也然豈敢執一己之
見哉要諸人心之同然者爾已矣振一方之墜典使文
獻足徵鳳南仰峰二公之功於是爲大維倅暨幕則閭
君儀金君江王君德符咸與聞之嘉靖戊申春二月望
撰

明知州劉彥重刻太倉州志序

代

張溥

郡邑之有志蓋亦古史之流也紀地理而列風俗人物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十五

政事咸載其端大之等於盤庚遷亳周公營洛之書而
簡細不遺求其適用猶足蓋於山經水注之上是以作
者不輕而行者可遠卽如婁之得以有斯志也始成於
李公繼詳於劉公嘉靖之季復有餘姚浦城兩周公爲
之戮力究職一邦之書獲有完策而邑之搢紳大人與
其多聞之士若桑都龔張諸君子實與有勞而考其文
之發原則惟陳陸二先生之書先舉其綱所以整齊采
刺者不其艱哉夫創始者爲其難因仍者爲其易前人
之有志於斯者經營極意訪於故家之聞求諸長老之
說討類遐廣期其大備而猶恐傳者之不信需之日月

取稽簡牘然後刪集爲卷自名一家事已成矣懼其湮沒則登之於版代筆墨之所不周而廓其將來之間見所望後之人察其意而矜重其篇則百世而下可以不易矣顧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概忽爲他人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若存若亡順之而已此遺書之所以往往而絕也予來茲土有年矣人民風物若與之習及沿索誌文則零剝日遠歸然舊文多不可識心竊悲焉夫盛衰治亂無之非時以婁之形勢言之在三國時已有惠安鄉之名武陵橋之倉久而不著及乎元而始有朱清張瑄爲之營卜邑成萬家遂陞爲州可謂盛矣而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七

方張之亂遽焉邱荒後或立衛治或附他邑而弘治以後竟名大邦峻城深池文學顯於天下抑何前後之異規也觀乎方土之變則書之廢興因乎年歲曷足怪焉然成書在昔而使之闕沒不修亦守土者之責也余是以重合前文糾其散謬爲之定次以通達於世庶幾其作者之志乎雖然州肇於弘治之丁巳迄於嘉靖之丁未止五十年而志凡三易前此之敬慎其爲者何其至也立於今以觀嘉靖之間爲年八十有餘而軼聞懿事一無所列昭於近季設上有太史之求將謂之何斯尤予之所不忘也

明張采太倉州志序

錢肅樂

周禮行人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然則郡邑之有志邦之獻章也有識之士起而修之規模大意囊括舊章便已成帙而詮次不倫記注失當訛舛承襲淺陋擅釀以章來茲恣矣且也封域官師之類皆載乘微文罔裨懲勸若三都兩京賦頌之流末乎無以議爲也受先張先生博學洽聞所著述海內無輩顧自以生晚季時俗闕失不一釐正之流其何底爰取州志修葺舊志止嘉靖之二十八年茲迄今上之十五年上自國典下迨里言訪諸遺書諮諸故老搜諸異聞其考覈也弘其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七

序事也當其立法也嚴其宅心也恕凜凜乎太史之遺風矣今讀其所志一曰封域志創始也二曰營建志興替所兆也三曰官師詳於治人而後法可立也四曰學校登其堂守其器清其田則禮讓可興也五曰風俗志古道以正今趨也六曰選舉志盛也七曰水利州以水爲國民以水爲命荒略弗事饑寒之本也故重之也八曰賦役志經費所出也九曰海運志太倉繇名也以循故道以備不虞則忠臣之志也十日兵防婁瀕海多盜練水師習險要門戶之慮也十一曰海事志亂始也循始以知終修救之道備焉也十二曰名宦蒞茲土者可

以興可以觀也十三曰人物志往蹟列前美君子以無
聞爲惴也十四曰藝文志蹟也十五曰瑣綴小道可觀
小物克勤胥是志也嗟乎此十五卷之中土俗之險易
吏治之臧否民風之苦樂國計之盈詘時事之緩急士
大夫之奢約武備之盛衰皆爛然有第執一編以登堂
皇若握明鏡不質其面若坐指南不顛其轍豈與稗官
小乘傳說虛妄誇我土風耀彼觀聽者等乎哉若余小
子不敏敬因職掌佐理賦役志一卷則狐裘羔袖必有
能辨之者

明張采太倉州志自序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六

前志主於張仲明先生實二陸兄弟贊成二陸者肖孫
之箕象孫之裘安甫先生子也時爲嘉靖二十七年戊
申迄今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九十五年先是癸酉歲映
薇劉侯奮意典章謬以州志屬予禮數隆重至捐俸具
供費旣不獲辭又念才華如弇州先生吾友西銘輩皆
志在著述自不屑局促鄉邑余惟瑣瑣或庶幾從事乃
前志規制紀述亡可依倣且不肯以小乘自限輒擬廣
婁於天下遂同老友吳仲超氏勤蒐密討訪諸高年問
之故吏老卒尙未成緒而劉侯罷去予隨病劇罹憂患
仲超以貢兩入都門竟客死舊錄遂悉度置閒一緝閱

便思賦役有志非州大夫不克清稽其閒條序先後非州大夫之讀書知古者不克次第辛巳閒虞孫錢侯且秩滿切念及今不輯將冀誰問用是重理舊錄立例成編錢侯所輯先竣亦捐俸助梓始得卒業

清知州朱士華重修張采太倉州志序

余承乏婁土以簿書之不閒圖籍掌故未遑蒐討今上加意文獻有纂修通志之旨詔天下職方延名儒分給筆札發凡舉例哀較諸郡邑志太倉州志宜犁然具矣問諸典者書旣成乎曰未也舉前薦紳張南郭先生與前守錢虞孫先生所訂舊志以眎所鏤版又朽腐不全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五

文字多漫滅不可辨余爰命梓人補其脫落誠不忍昔賢所用心者至於編殘簡斷而不可觀也蓋志之完虧乃當時得失之林也天時地利民風土俗鮮有數十年不變者筦鑰一方隨宜消息凡氣候之贏縮山川之險易衣服飲食之奢儉吉凶賓嘉之隆殺展卷之際不下堂而方隅在吾度內非是志也孰由察其所以然乎是故援前以證後摭彼以絜此未可以其舊聞而忽之也余竊覽其件繫志目凡十有五識其大者則封域營建官師學校風俗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藝文之屬是也識其小者則以瑣綴終焉他有作者

靡所凌越已夫舊志昉自勝朝之宏治迄嘉靖戊申而備迄崇禎壬午而又備本朝車書一統三十餘載宜踵事加詳者何限可不思其所爲備矣乎南郭虞孫兩先生留心睹記刪潤再三曩者非有功令督之於前也乃勤勞鉛槧唯恐不及今奉詔屬草宜何如哉余解紱行矣勒新乘稱詔令端賴於將來牧此邦者若夫斤斤鑄補殘闕以是爲功余又何敢

清黃與堅太倉州志稿自序

自分建郡縣大小相維今與昔荒雜而無紀不得不立志以統之然或率臆有作詞繁指晦比於稗雅之爲亦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不足以昭典章垂後世皇清誕興車書一統命各省纂志以進州大夫張公長庚延某董太倉州志事某固辭不可起而歎曰州志自桑公悅張公寅張公采纂有三以三先生之材識或考焉而未詳覈焉而未當况某乎雖然志其猶可爲而無以已也太倉割地於崑常嘉三邑而成州州之志故三邑之志也當其始州大夫李公端博采舊聞而舉其廢墜善已顧庶事草創未之詳核若遂昌鄭元祐徙於杭寓於吳曾一居長洲之東於州無與他勿之論矣顧瑛之玉山草堂在崑山西綽墩之茜涇或以太倉茜涇之誤指瑛爲州人其諸紕繆率類

此而人之耳食者不懼乎今以地爲斷而後以一州之掌故與夫先生大人所傳述件繫而條次之庶幾傳之後世有所稽考而某之硜硜乎此無復有苟焉者其亦猶行古之道也志凡二十卷可書者鉅已具載某不敏總厥成參訂者吏部進士王子揆摺其類而授之某者諸生盛子敬曹子煒郁子禾顧子湄也

清陳士鈔太倉直隸州志備采序

雍正二年總督查公弼納請升太倉州爲直隸州又分州地之半爲鎮洋縣與嘉定寶山崇明並屬於州而州志僅存前明張南郭舊本乾隆初知州王公延熙王公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鎬皆欲修不果知鎮洋縣金侯鴻創輯縣志而州志闕如士鈔閱百餘年未成之志苟不修輯則他日何由徵信因竊取龔明之中吳紀聞家怡雲太倉事蹟陸式齋太倉志龔行素太倉考陸之裘太倉文略桑思京張曉川張南郭舊州志黃忍菴先遽廬朱商石州志稿顧士璉婁江志周芝山鳳林備采顧中菴雙鳳里志趙侯昕嘉定縣志章君綸寶山縣志張侯文英韓君彥曾崇明縣志蘇州崑山常熟諸舊志陸鉞穿山志曹一菴呂雪洲陸祿亭沙頭里志費省公范開基直塘里志彙考參合更旁搜博采者十有餘年而志稿粗就呈長洲竹素

許夫子酌定辛巳秋復就正敬亭沈先生先生曰州志一書余向承賴父母命以屬稿僕衰老辭謝子今有志創輯良非易事遂示以先後緩急之法曰志與史異史者善惡並舉得失互書所以彰褒鑑公諸天下後世也若志則一州一邑之乘也上志星野下記山川中述人物典籍主於循名而核實政事主於更化而宜民風俗主於革薄而從忠人才主於隱惡而揚善使後之賢者慨然有所興起士彰不揣鄙陋多述舊聞閒爲參考異同並遵師命成直隸太倉州志備采一帙卷分十二類編八十謀付殺青以爲當代著作家椎輪之始云乾隆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三十一年丙戌蒲月

又

程穆衡

往余著婁東耆舊傳若干卷雖先哲遺言得諸指授然亦本之誌銘碑狀之文爲多故是非頗不謬於清議而詳簡亦未嘗出以成心尙有瑣者雜者無所附者錄之爲州乘備采癸亥州守錢唐王公欲修州志假去不反零稿猶存而錄本已失心甚惜之乃屬陳君九思復爲攬摭九思自其曾祖蘧廬已從事於州乘所編遺稿最富九思復博覽好學凡地志文集無不占摘蒐校以其成書見示余每慨分纂之書非出一手故前後抵牾往

往一卷之中已見卽余曩修鎮洋志其成於他人者動多違異嘗語邑侯校正畫一而不我從也今九思之書先摘舊志及各書違誤之處都爲一帙於前曰闕疑蓋不敢當繩誤糾謬之目而謙以出此已可令人耳目清正心神審慎矣其餘所編當於志之詳者略之缺者補之庶可與邑志並行而不相涉又踰年九思以其刪定者復來是正余喜亡者可復得也因出曩稿附之仍顏之曰備采噫世皆競稱文獻矣夫載籍文也耆舊獻也文以載道獻以徵文獻難久存馬貴與因以前賢之論說當之其亦有所不得已焉乎是書也存格人元龜大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夫所以奉法而作則也馨香芳澤邦人所以被服而章訓也過此以往卽黃髮無存青編將墜而登吾堂而徵往事度不至如義繩以前媯簧以後浩唱徒飛而奧詞莫揆矣異時州大夫誠有意於州乘之役吾知必有采於是然而九思每言是書初出見者皆欲剽其籍而滅其名將恐苦心終致泯沒余是以詳敘之俾采者莫得而竊云

清鰲圖太倉直隸州志序

費 鏞

嘉慶癸亥仲夏太倉州蔣牧勵宣以刊州志旣成郵寄示余而乞弁言余卒讀之門分十八敘次秩如簡而不

遺詳而有要因革體例咸得史氏法蓋志之修肇始前
牧于君鰲圖成於權州事汪君廷昉而總理纂修則爲
王蘭泉司寇覆校則爲孫淵如觀察司寇觀察皆淹博
有識而汪君兩權州事其閒康茂園河帥曾牧是州復
於水利一冊多所增刪茂園先生身任河防有年於水
道之廢興修塞之利弊洞悉獨精宜其書之眾美具臻
毫髮無憾非僅出前明張受先所撰州志上已也太倉
瀕海爲州余於嘉慶二年七年先後驗收開濬劉河兩
至其地見其山川清淑民居稠密與蘇松相近而風較
樸醇崇明雖孤懸海外而西南實當長江震澤之委水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淡可資灌溉稻麥木棉之利甚鉅官斯土者誠得是編
置諸左右而培其厚革其澆時水土之宜而盡力焉行
見化理烝烝未必不視通邑大都轉爲易治而且物產
滋饒尤非可概以斥鹵律之者也則茲編者詎非守是
邦之圭臬歟由此推之一省推之天下倘得各具成書
以爲前事之師其效不益大歟治固有不涉簿書錢穀
而操乎其原似迂而實不可緩者正此謂也爰書數言
以爲司土者告

又

康基田

州郡有志仿於古志其山川封域土田賦役以及建置

之因革政事之修廢孝友節義科名之表著志之常也
志其土之所宜與其事之所急考證其得失使不忘有
事此志之實用而必以時修者太倉瀕海立治海水鹹
鹵屬內之水不異江湖灌溉宜禾西承具區陽澄巴城
諸湖與吳淞黃浦分流入海北接大江南州半壁之水
洄沿洑激蕩滌於數百里之內故其水雖近海而實清
味淡可灌田崇明孤懸海中環城皆江湖清水諸沙之
在南者北受長江西受震澤至永甯諸沙而北始有鹹
潮天之所以嘉惠東南者在是官吏之所與民宜者治
莫急於是州設於前明宏治閒至我朝改建直隸州雍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五

正四年分析繁劇體制有加州志自前明張受先草創
後迄今一百五十餘年未經纂修徐州太守滄來鰲君
前任州牧實始倡舉延少司寇王述庵及宮庶汪靜厓
相繼纂輯嗣研薌汪君受代繼成其事而余以辛酉秋
承乏茲土適值劉河水道梗塞農田商販交病目擊艱
難爰上其事兩大府洞悉民隱據情入告得旨俞允觀
察味莊李公慎重督理而余與汪研薌及鎮崇嘉寶崑
新諸大尹於役河上從事畚插兩閱月而功成士民歡
聲盈路惟兩大府宣揚聖化因地之利而與民宜也時
新志已成併附入俾後之人毋忘所事而予濫竽河干

二十五年於茲矣因以夙所見聞獨取水利一節增刪一二爲芻蕘之獻至續纂州乘體贍事覈補前人所未備徵信將來諸君子勒有成書余不敢參末議也

又

汪廷昉

古云記事之文惟志最難郡邑志乘上登國史不可知其難而不爲亦不可不知其難而爲之夫知其難而不爲是廢事也不知其難而爲之是妄作也二者交譏而志之卓然可傳者尠太倉志自前明張受先氏修輯至今垂百七十年山川沿革人物廢興應增應刪莫可紀極昔沈光祿子大王廬州輯青屢議興修不果爲是州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之缺戊午冬余權典是郡前守滄來鰲公移交志稿一帙退食之暇取而讀之體例之精嚴別裁之允當登錄之詳備名公碩士鉅筆精心可垂不朽顧余竊有疑焉者雍正三年前太倉屬蘇府雖州亦縣也雍正三年後太倉領四縣雖州亦府已而崇明之兼隸太倉則在宏治十年設州始不得以雍正三年後始爲太倉之崇明也且崇孤懸海溼外控諸島內護長江設險建官較繁三邑經制所在未容過略藁中所錄尙多未盡崇明張徵君詒明於是邦之掌故適下席衙齋令其增修而勘校之列洋面分合以重海防而專哨巡駐守之責詳海

門界畫以正疆址而杜沙田爭控之端考田制弊竇昭
舊章而弭壞法亂制之釁至若職官選舉諸表凡雍正
三年前者列而不表詳識於正表之外庶一邑人文咸
備郡志不至雍正三年前崇嘉掌故蘇旣以不復屬而
悉刪太又以尙未屬而不錄致湮沒不傳也餘多應刪
應補諸條若恩旨之不僅係乎太倉武備之尤有重於
太倉以及證引缺遺詞句繁複適觀察孫公淵如過婁
詳加考訂而是書得毫髮無憾焉至補遺一卷悉出張
徵君手而余爲折衷至當頃余遷秩農曹當卽奉職京
華是書適潰於成爲書數語簡端以志其顛末云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清俞天倬太倉州學志序

唐孫華

吾鄉自明宏治十年建州始改衛學爲州學而增置師
儒焉前此先聖皆塑像至明嘉靖元年從張璉議易塑
像以木主改王號爲先師予嘗觀於郡學位用木主而
先聖先賢塑像猶藏複壁中獨吾州學宮先聖塑像如
故蓋以僻在海濱未及釐正也今皇上褒崇先聖重道
右文命有司春秋祀事悉飭有加然官吏多視爲具文
廟貌傾圯上漏旁穿至祭時舞佾不備樂器殘闕邊豆
疏簡牲酒瘠酸非所以虔事先師肅將大典也吾門俞
子漢瞻讀書好古爲高才鴻生試輒甲等食餼有年矣

自以身爲聖人之徒砥礪廉隅敦履儒行愍學宮之弛廢偕同志倡議修葺其樂器祭器皆倣古圖式命工創製分寸度量手自經營眾施不足則損己貲以益之其事甚勤而其費亦已夥矣閒居善病輯爲州學志一書凡宮牆基址堂舍門廡樂舞彝器以及師儒之官科貢之姓名人物犁然具載使後之人有所稽考不至廢墜甚盛心也康熙丙戌仲秋

又

王建鼎

太倉環江瀕海其風俗醇美人材淵茂蔚爲八黷之弁冕建鼎於乙亥歲忝膺司訓來教是州進士子敦勉之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於學而婁士亦樂余之相勵有成也數年以來考教術之隆替感學校之盛衰當凜興繼之責屬在師儒惴惴焉以不克副職爲懼幸遇州大夫多賢偕同寅之長欣贊經營葺學宮增祭器修壞補敝期以少塞曠鰥而州學之有志則前此未之聞也俞子漢瞻宿學廣識試輒高等鍵戶讀書與同事諸子慨然任葺學志復力捐己貲仿製樂器嫻習佾舞容節可謂博雅有志之士也兼綜博采條分類敘首志殿廡崇祀典也次志堂署記因革也次志科名美育才也終志樂舞期復古也至於陳牲釋菜之儀養老興賢之制範古式酌時宜纖悉具載

一覽而禮樂肅陳矣康熙戊子王正上泮

明周錫鳳林備采序

徐燿

鳳林創自往昔越千餘禩唐宋以降文獻靡考鳳飛芝
秀唇脣遺芳豈嘉祥之外殊才奇蹟靳其閒耶抑以紀
之者鮮其人也芝山先生直道解組倏然來歸已酉春
曠謁先生於七岡之守元亭先生曰子亦知吾鄉之故
乎吾鄉所急莫要川源尋故道足矣若廼作以式穀用
觀厥成不有砥德礪行忠孝節義如鄉之先達爲某某
者耶吾不忍世遠而湮焉因以備采閉關而讎之書凡
三卷首風俗終雜志而方域戶賦宮廟川梁天文地理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人事之紀粲然陳焉事覈而正詞直以澤慮遠而周觀
其甄敘往轍則憂緣時政評藻前哲則開我後人其他
比興成章敷陳備體雖心聲之獻酬要亦風景之紛迴
也他日稱文獻會湊理執而憑之固郡志之所由大成
也已嘉靖辛酉三月

清曹煒沙頭里志序

陸世儀

沙頭里者吾州東北鄉之鎮名也在唐宋時爲塗松市
又名印溪至元時設河泊所始有沙頭之名又名沙溪
國初仍之宏治中都御史朱瑄因鄉人參政陸容議分
割崑山嘉定常熟三縣地爲州而沙頭舊屬常熟遂爲

州之東北鄉以鎮名州之爲鎮者九爲市者六而沙頭雙鳳爲巨以其地物產爲盛且多賢豪也瀕年以來經變革雙鳳稍衰落獨沙頭特盛人文蔚起科第相繼又多賢人君子持名教敦氣誼以古道古學興起一方一方之人蒸蒸然雖有頑讒亦罔不革面也又沙頭居民向枕七浦婁城之水惟婁江七浦流出海與崇明接邇年婁江塞湖流皆從七浦出稍開大崇明官民舳至郡中者必道沙頭貨物益饒隱然一小都會友人曹子暉吉曰是不可以無志也凡物有微必有著有盛必有衰昔太倉之壤在崑山亦一鎮等耳式齋陸氏卽爲之志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所謂有微必有著也又地大人眾則槩芽其閒不有紀載以爲之觀感將爲善者無所觀而爲惡者無所懲安知今日之盛不卽爲後日之衰乎用是始於丙申迄於庚子網羅故典搜緝舊聞爲書凡十卷命曰沙頭里志集成問序於予予曰國之有史邑之有乘家之有譜皆所以備觀感垂鑒誠也獨一鄉之志無聞焉豈以一鄉爲不足志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鄉之積也於一鄉之中而紀其土田形勝則可備職方之采紀其人物里俗詩歌逸事則可以當風謠之貢紀其水利兵防則可以俾政教之助邇

之廣見聞遠之備觀感是雖一鄉之事而實天下國家之事也卽以此爲吾州之鄉倡并以此爲天下之鄉倡不亦善乎是爲序

清顧湄重編雙鳳里志序

唐孫華

州城之北二十餘里有里曰雙鳳故常熟地自明宏治十年割置太倉始徙屬州其地土厚水深廬舍比密自甚盛時名人魁士多以制科發聞高門蘭綺駢接於閭閻之間其士皆知讀書而守禮義其民亦各務本業而恥爲非僻風氣淳質人物雋異於吾州爲稱首云予生也晚已不見昔者鄉鄰風俗之美矣然猶及見二三老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成方領矩步擇地而蹈非義弗爲庶幾猶有典型焉其後文獻凋殘宿素衰落由是姦人大猾乘閒而出鉤通官府以氣力漁食閭里或有忤其意者睚眦之讎身家糜滅重以賦斂之促數墨吏之誅求於是井堙木刊嚮之雕瑩華屋月榭風亭拆毀殆盡又所謂姦人大猾者雖已伏法而餘波相沿里中惡子復有尤而效之者以攫奪爲雄豪以循分爲懦拙駢旄之宗退在篳門樂郤之族降爲阜隸見有挾冊讀書者輒相與反脣而目笑之蓋風俗於是凌夷也昔庚桑在山而風移畏壘王烈居鄉而俗恥爭訟吾鄉習俗之敝亦由無老成人以化

導之也今者閭井之中復聞絃誦之音後起之士多有通經籍能文章者剝極而復天之道也凡我鄉人苟能敦本嚮方還淳反樸安見里俗之美不復如往時之盛耶夫雙鳳特一鄉耳例不當有志然自別駕周芝山先生有鳳林備采一書嗣後織簾顧先生復加增緝爲雙鳳里志蓋以風土靈秀人材輩出較之邊方郡邑猶或過之非猶夫窮鄉小聚無足紀載者也志久不修吾友顧抱山湄能繼其尊君織簾先生之志重加編纂而胡子輯庵相與參互考覈比之前志尤盡善焉觀其水利田賦則知潮汐之起止物力之贏縮也觀其祠廟古蹟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則知仙靈之所往來碩德之所棲隱也觀其薦舉科目則知前賢往哲之行事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也觀其士女節孝則知有明三百年教化涵濡之深芣苢行露之風自國而及鄉也觀其藝文著述則知某水某邱先輩之所釣游而勝流之所嘯詠也物備矣吾鄉之人三復於此志者其亦可以慨然而興起矣

清顧士璉婁江志序

陳瑚

三韓白公治吾州之四年率州人濬朱涇旣成州人謂其可以代劉河也易其名曰新劉河於是乎有新劉河志又一年直指李公按吳以公爲能令公以濬朱涇之

法濬劉河而劉河亦成於是乎有婁江志婁江者劉河也或曰期月之間兩河告成官不費民不勞嗚呼何其神也故成此志者公意也其春秋所謂自序其績者也予曰否否不然公實有懼焉爾公之言曰婁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用六郡之民治六郡之水已事也今予獨率一州之民而治其什之七是勞吾州以安六郡也予懼一開江經費動言百萬或頒帑或截漕先朝有言之者今役一州二十九區之佃而受粟於其主是以豚蹄易篝車也予懼二由來命吏必遣大臣其權重其責專權重則無中制責專則無旁撓予故州牧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也力小而任艱予懼三然則予之幸而成此河者皆吾州父老力也其何忍不志志之者蓋以志懼也雖然公又有懼焉公之言曰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百年一治數十年一治所以裁成天地而節宣其氣也然興大役動大眾則必有勞則必有怨勞與怨予所不辭也或以予爲口實而過而不問焉此又一懼也天下事有其志矣難於有其人有其人矣難於有其法倘有踵予而爲之者委任非人規畫無法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蓋有之也此又二懼也婁江六郡之婁江而非一州之婁江也或遂以婁江爲一州之婁江而交相諉

也此又三懼也前乎三懼懼在事先者也後乎三懼懼在事後者也懼在事先者今幸告無罪矣懼在事後者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焉此公意也故曰公實有懼焉爾若夫成此志者爲誰吾友殷重顧子士璉也殷重佐公治河身親其事故能言之也上卷今制也下卷古迹也二邾之論附於其末者明水學之原爲萬世法也

清陸鉞穿山志序

黃與堅

太倉之穿山止卷石起榛莽中其中豁開一洞爲通徑其北壁不數仞蔥蒨巉削夕陽可登眺太倉故無山游者嘗謂此山石罅通虞山又謂此山向在大海中居人

太倉州志

卷末

舊序

三

於旁得大椀木益以信名岩曰降帆然其說卒無可考云虞山陸子仲威少與其兄孟鳧齊名工詩善音律已失明猶與吳祭酒梅村言樂府甚悉曾操舟兩過余與共飲必題詩乃去其標舉興會雖病廢不少減如此暇時曾以此山輯爲志歿數年詩文稿盡矢志僅存友人乞余序以傳者其何忍辭雖然山甚小而又處僻遠無四方轍跡往來其不足稱也甚矣山旣無以名人顧欲藉區區以傳之則仲威之傳不傳其未可必也所爲志且懼其不傳而何有于余序然則余將何以爲亡友計使必傳哉